

# 懷念李國鼎資政

●葉學哲（中外雜誌特約選述委員）

遵照中外雜誌稿約，寫人物傳記直稱姓名，不稱公稱老，不空格不抬頭，記述李國鼎資政往事不恭之處，敬請李資政的親友及屬下鑒諒。

## 遽失導師令人悲痛

驚聞國鼎資政謝世，他功在國家，名垂青史，今以遐齡往昇天國，實至名歸，不虛此生，早年承他不棄愚昧，讓我得以追隨歷二十餘年，予我督策提攜，使得能有寸進。

如今國鼎資政仙去，我適又旅居在外，不能參加祭奠，加以國事蝸蟻，政經動盪不安，使國鼎資政辛勞耕耘之成果有趨於沒落之危，今遽失導師寧不令人悲痛。

我有幸與國鼎資政號稱有同鄉、同學、同事，三同之雅，但淵源初說並不深厚，我先世有一支宗族由中原向東南遷徙定居南京，修訂宗譜時標以「上元葉氏」，可算祖籍南京了，但曾祖又遷居揚州，及我考上中央大學，籍貫一欄已載為揚州，國鼎資政長我六歲，我進中央大學時他已早畢業兩年，及至追隨他多年，為我公職長官，稱他同學、同事顯屬高攀。

回憶一九四九年我追隨政府播遷台灣，服務台灣鐵路三年，嗣美國成為我抗日盟邦，予我援助並由初期軍援擴及經援，我得參加美援運用委員會工作之機會。

記得國鼎資政曾為造船公司美援計劃蒞會洽商，可算是我和他初次見面，並未深談，及至他應尹仲容之邀，參加工業委員

會，共同規劃經濟發展方案，許多內容與美援相協調，我在美援會計劃處工作，向他請教的機會乃日漸增加，當年政府財力支絀，美援成為支援經濟發展的主力，當局乃請尹、李兩位先生主持美援會，國鼎資政由秘書長升任副主任委員，直接指揮美援運作，嗣更先後出兼經濟、財政兩部部長，負責經建計劃執行重任，以戰後破壞慘重，且原本資源貧乏之區區海島，改造成亞洲經濟起飛四小龍之首，被舉世公評為奇蹟，這固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達成，但領導人有號召之「德」與指揮之「能」為主要因素。

### 首創六倫匡正風氣

記得國鼎資政創在「五倫」之外，增加「群體」為第六倫，有人以為「君臣」，「朋友」兩倫廣義可以涵蓋群體，不必標新立異，殊不知他以現代辭彙倡導群體協同合作，集合力量以赴事功，正所以匡正當前社會風氣，可見國鼎資政對復興中華文化，鼓舞士氣實具深心與智慧令人敬佩。

我經濟發展既有顯著成果，不但美援終止，甚至已有向落後國家伸出援手的能力，例如「第三國援助方案」的創意，集合美國之財力與我國之技能，在台訓練他國農業人員，由我方人員組成「農耕隊」，前往落後國家一同實地工作，示範推廣，如此可以發揮中、美兩方之所長，在第三國能收實效，此一構想即係國鼎資政之創見與成功事例之一。

當美援結束之際，國鼎資政採納美方建議，充分利用所餘中美基金，把握機會，作重點運用，不使流為零星補貼，國鼎資政命我組織小組研議以「志願就學方案」為起點，作為將來延長義務教育之先趨，因為義教延長乃長遠大計，不能不顧慮未來政府財政負擔，且必須和師資養成及職教發展一體規劃，方能符實需，嗣以當局遠見裁定，即以該方案為基礎，逕行實施九年國教，使我人力資源步上配合整體經濟發展之途，這也是國鼎資政的領導所達成的重要事功之一。

### 愛護部屬體貼入微

嗣經合會改組為經設會，負責經建設計，而將執行工作劃歸經濟或財政等部辦理，如「投資業務」，「中小企業」，「國際合作」等單位劃入經濟部，「資金籌劃」移轉財政部，我所任資金處奉命改隸財部，當時李部長命我往該部組成「國際資金

室」，作為過渡，隨於八個月後又命我兼長國庫，他認為經建發展資金的籌應，國內資金的重要性不下於外資，至於我恐怕能力有限難當重任一節，他告以天下無難事，只要用心，獲得同仁合作，必能克服困難，而且有他全力支持，不必懷疑，我確是在誠惶誠恐中接下任命，想不到一做十年，套句俗話說「愧無建樹，倖無隕越」而已，但讓我有機會參予不少重要施政，如十項建設之完成等，衷心有一種做經濟奇蹟中的一個螺絲釘，與有榮焉之感，當然這是拜國鼎資政之賜。

最難忘是他性子急，督策很嚴，但萬一如有疏失，他常挺身而出，承擔責任，謀求補救，督策指導，可見體諒愛護之情自然流露，令人敬佩，受教奮發，自然會團隊合作，士氣如虹。

當經合會成立「人力資源小組」，任命鄭天錫兄為執行秘書後不久，為業務需要擴大編組，發表由我與徐立德（時任經濟部人事處長）二人兼任，我以資籌處工作已相當繁重，但曾奉派赴美參加首次「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」講習，不應推托，於是要求免去資籌處工作，全力協助人力小組，李副主委當面坦誠相告，所以發表你二人為副執行秘書，實因編制擴充消息透露以後，各方推荐八行書紛至，不得已先發表你二人兼任，以作擋箭牌，並非你們原來工作不繁重，如此才可容我慎選適任之人，望能合作而勿誤解，這件小事顯示他的坦率。

當年各單位主管公務車用油採定量配給，有一次，財政部務會報時，李部長指示為主任秘書李謨與國庫署長二人加配若干公升，當時總務人員面有難色，以與規定有違，難免引致不公平之責，他立刻說明此增加之量在他本人用油中分用，並告以因二人工作性質不同，早到晚歸，公出機會較多，且住家距辦公室為遠，所以有此必要，這件小事可見他對部屬的愛護與體貼入微。

當國鼎資政離開政務，轉注工作重點於科技發展時，曾約集經合會同仁或學者分別編寫經建發展叢書廿餘冊，囑我擔任「外資流入」一冊，我約請幾位資金籌劃處工作同人協助。

這套叢書由王昭明、高希均諸兄審編定稿後交由聯經出版社刊行，記得國鼎資政百忙中曾有一次綜合評述，大意是除感謝各人協力外，認為「凡請學者所寫者頗似教科書；由同仁所寫者則似工作報告」，表示這套書離他的期望標準落差很多，當然我承擬的一冊更不能令他滿意，有負他的期望，深感歉憾。

相信曾追隨他多年的同仁誰都可以寫下許多受國鼎資政教誨、感念他指導愛護的事跡，我上面所舉不過是個人印象深刻，不勝枚舉許多事例中的小事而已。